遊客「入戲拍戲、付費當主角」

橫店，沉浸式片場旅行

深秋的浙江橫店，明清宮苑紅牆依舊、清明上河圖古街如常，但整座影視城的氛圍，已經和大眾印象裏的「片場重鎮」截然不同。曾經常年滿檔的劇組、徹夜拍攝的燈光、往來穿梭的攝製團隊，如今明顯減少。隨着AI生成短劇快速普及、量產式內容席捲全網，低成本、快產出的AI虛擬劇集大幅擠壓傳統實景影視的生存空間。依賴劇組拍攝、影視製作為核心收入的橫店片場，一度出現棚位閒置、劇組減量、傳統影視業態收縮的局面。

面對行業變局，橫店沒有固守老路，而是迅速轉向旅遊體驗經濟，把專業片場對外開放，讓遊客「入戲拍戲、付費當主角」，完成一場看得見、摸得着的產業轉型。

大公報記者　湯嘉平



▼為了尋找新的生存出路，橫店近日推出「遊客自拍短劇」體驗。
橫店影視城官方公眾號



▲橫店影視城廣州街・香港街園區吸引遊客駐足。　大公報記者湯嘉平攝

影視迷小雨（化名）從小沒少看內地電視劇，今年內地電視劇《逐玉》在本港上映，她追完劇後臨時起意，請假踏上前往橫店的高鐵，開啟一個人的沉浸式片場旅行。

「花三百多元當一次明星」

適逢萬聖節，聽聞橫店廣州街・香港街園區晚上亦推出多個活動，小雨選擇先在該園區的酒店落腳。「酒店三百多元（人民幣，下同）一晚，送水果，送旗袍換裝，還有可預訂的NPC（Non-player Character，非玩家角色，亦稱演職人員）陪伴服務，體驗感很好！」

小雨將酒店房間枱面上的「橫店詭混夜通告單」給大公報記者看，上面詳細介紹了不同園區的表演項目時間和地點。此外，小雨所住的酒店亦為影視劇主題酒店，住客可向酒店管家提前至少一日去預約NPC服務，包括開夜床服務、叫早服務和陪餐服務。其中，開夜床服務即住客可與酒店安排的NPC，例如包租婆、金燕西、張啟山等影視劇角色進行互動，NPC亦會為顧客提供鋪床、送牛奶和睡眠眼罩，提供泡腳桶和泡腳藥包等服務。

小雨說，與NPC互動（例如合影、做任務）得越多，遊客就有機會換取更多的「片酬」。遊客之後可以拿着自己的「片酬」，在景區內兌換例如胸針、冰箱貼等紀念品。

諸如此類提供給遊客滿滿情緒價值的服務，相信能讓不少遊客過足片場癮、滿足表演慾。而這也正是橫店今年來致力轉型的方向。

事源於今年2月以來，字節跳動旗下的免費短劇平台「紅果短劇」收緊了原本面向中小短劇製作方（承製方）的「保底分賬政策」，即未來多部短劇不再有來自平台的保底補貼，改為「純分賬」或「投資撮合」模式。這意味着製作公司必須自行承擔更多市場風險，許多製片商遂減少對真人短劇的投入，直接導致演員失業、劇組驟減，橫店開始從熱鬧走向冷清，新聞裏「影視寒冬」的字眼亦多處可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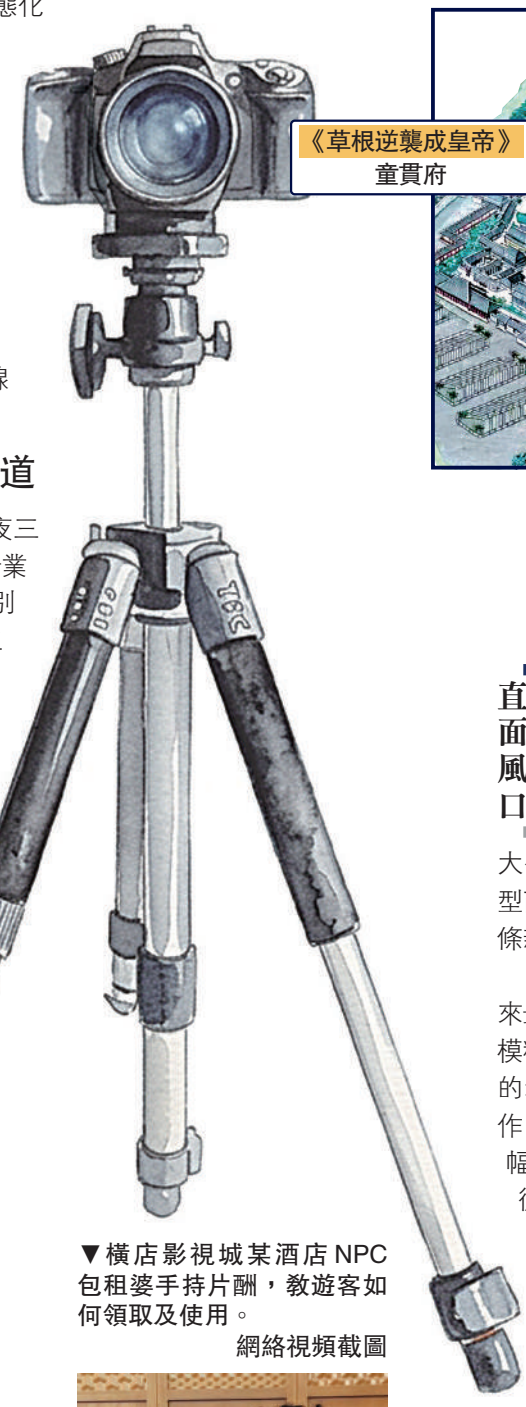
一長串的「蝴蝶效應」，迫使橫店開始一場新的變革：從場地承包給劇組、粉絲探班等傳統的劇組經濟，逐漸轉型為沉浸式拍戲體驗的遊客經濟。沒有通告的劇組開始創新性地推出遊客拍戲體驗服務：只需花費300至400多元，不需要表演基礎，不需要自帶資源，就能在專業導演的指導下，伴以專業的服化道，以主角的身份與NPC完成一場短劇拍攝。自此，當主角拍戲不再是演員專屬，而成為常態化的旅遊消費項目；整個片場也從「生產影視作品」，轉向「生產遊客體驗」。

轉型變化，也直接體現在一線從業者身上。多位片場化妝師、造型師告訴記者，行業工作模式已經徹底改變。過去分工精細、各司其職，化妝師只專注演員妝造，服務對象是劇組與藝人。如今劇組減少、體驗客流激增，一線工作人員普遍一人多崗、一身多職。

影視從業者解鎖職業新賽道

「去年忙的時候真的能忙到半夜三點，但今年劇組沒戲拍，橫店很多行業的價格集體降下來，都『捲』得特別便宜。我今年也開始承接微電影『三生三世』系列的拍攝服務，不然真的沒法生活。」橫店化妝師洛洛（化名）多年前自費學習了化妝和攝影，亦跟過劇組，離開劇組後便自立門戶，成為一名獨立的化妝師兼攝影師。她向大公報記者表示，今年進入影視寒冬後，自己的工作室又新推微電影服務，找了一位微電影攝影師合夥，向來橫店體驗的遊客提供更多元化的影視服務。而自己的一位群眾演員客戶，亦轉型為AI劇編劇，偶爾也兼主播，直播帶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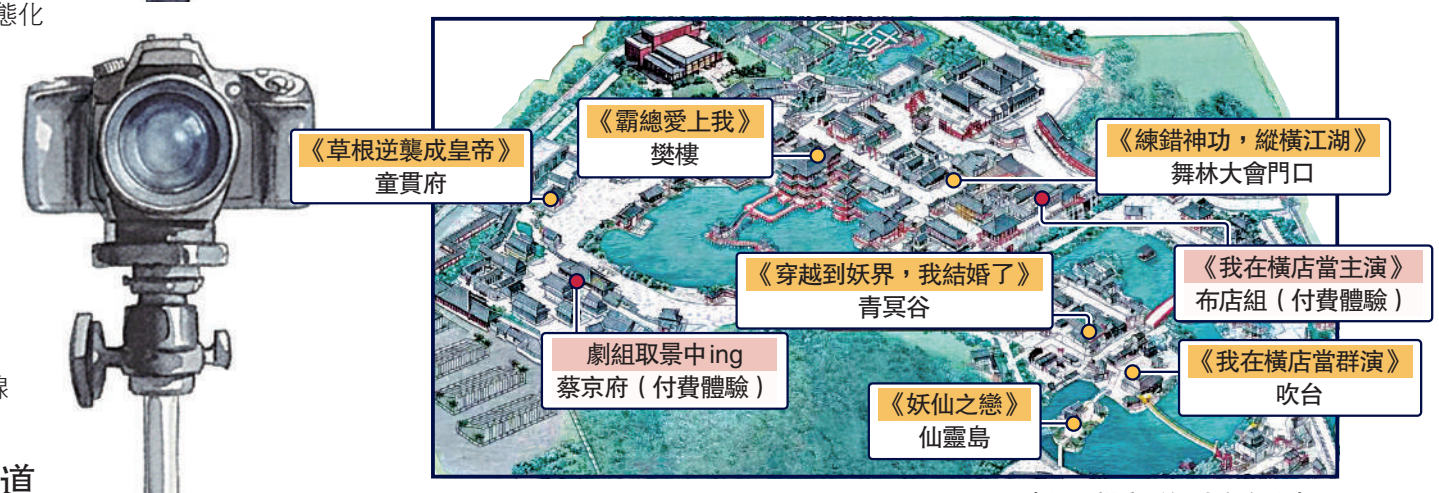
AI浪潮下，無數「橫漂」人的轉型，亦照見傳統行業的生存啟示：時代更迭中，被淘汰的從來不是行業本身，而是僵化的舊模式。新技術會衝擊傳統業態，但也倒逼產業迭代、催生出新賽道。AI奪走了一部分「內容生產的飯碗」，但橫店正試圖用線下實景體驗、沉浸式文旅服務完成一場自救，冀望重新築起新的競爭力、找到新的生機。



▼橫店影視城某酒店NPC包租婆手持片酬，教遊客如何領取及使用。
網絡視頻截圖



「我在橫店拍短劇」入戲地圖——清明上河圖園區



來源：橫店影視城官方公眾號

演員身兼多職另覓新機

直面風口

可愛搞怪的丑角如花、熱情好客的包租婆、玉樹臨風的天陽……橫店的NPC亦趁着遊客經濟的東風形成品牌效應，收穫一大群粉絲。橫店化妝師洛洛（化名）告訴大公報記者，這些NPC中不乏是由演員轉型而來，認為亦是今年劇組驟減情況下的一條新出路。

在橫店各行業的轉型中，演員的去向向來最受大眾矚目。洛洛表示，現時AI短劇建模精美，獲取大批觀眾青睞；加之越來越多的老牌明星將年輕時期的模樣授權予AI製作，導致新生代真人演員的生存空間正被大幅擠壓。「去年3000元一天的主演，今年從3月份開始就跟我說太難了，現在人家開價600元一天他都去。」洛洛透露，自己認識的一位短劇主要演員今年以來片酬大減，只有少部分長劇演員還在堅守，低於一定片酬的通告則拒接。

群眾演員的待遇更是低得令人咋舌。洛洛透露，有一位女性群眾演員以往還能接到500元一天的通告，今年開始劇組直接開價150元一天，按八小時算時薪只有18.75元，雖然包兩餐餐食，但依舊難以維持生計。再者劇組加班多為常事，如此超負荷的工作量和微薄的薪水，更加劇了這一行業的流動情況。

離開熒幕的他們，有的成為了景區NPC，有的成為遊客短劇拍攝的造夢師；有的直面AI風口，轉型為AI短劇編劇；亦有的成為網紅直播帶貨，還有的身兼多職。主演李世民等多部經典角色的老戲骨鄭國霖，亦在近兩年轉型為景區NPC，因被景區安保以無工牌為由攔下而上熱搜，再度獲得網友關注，並獲封「頂流NPC」的稱號。然而面對採訪鏡頭，他亦直言自己為普通打工人，需要養家餬口，這份別人認為放下身段的工作，他已踏踏實實地在做着。

橫店人正用自己的方式重新定義「演戲」的邊界——他們或許不再出現在長劇的片尾字幕裏，卻在景區的石板路上、在短劇的鏡頭後、在直播的補光燈下，繼續演着屬於這個時代的眾生相。而這，未嘗不是另一種意義上的「主角」。



▲為滿足不同遊客的需求，橫店影視城準備了豐富的劇本類型。　橫店影視城官方公眾號

「不轉型就要被淘汰」

尋求生路

給客妹做好妝造後，洛洛穿上印有「橫店攝影」字樣的工作制服，推着道具車與客妹一同來到馬戲城園區進行拍攝。當天的馬戲城園區遊客稀少，故買票和拍攝都十分順利，「若是五一、十一假期，那都得排隊，哪哪都是人。」洛洛表示，自己今年交了5000元的押金給橫店影視城，每次拍攝扣50元，因此無需另買票。「但明年押金要從5000變10000，壓力太大，我打算去其他城市發展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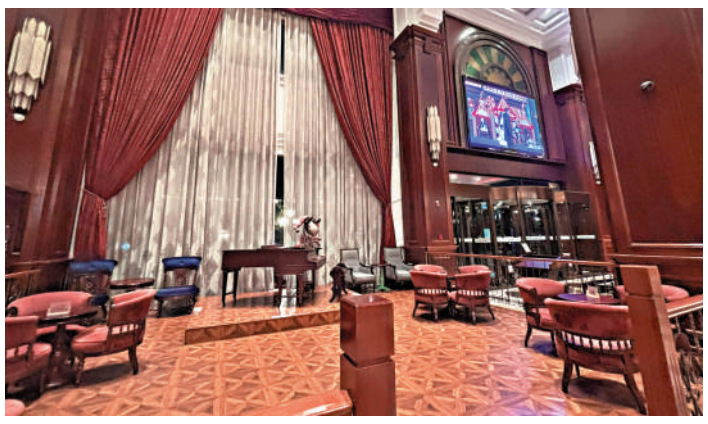
據了解，在橫店影視城進行商業拍攝（例如商業廣告、微電影、婚紗或寫真商拍等）的攝影師，需要向影視管理服務部門或對應景區申報並繳納相關費用或押金。洛洛2024年下半年來橫店打拚，過去兩年每年向景區交付5000元押金，規定每到園區拍一位客人，時長為一小時，扣除50元，到年底未扣除的押金不予返還。也就是說，一年下來，像洛洛這樣的橫店攝影師要跑多於100單才能回本。然而，她指隨着橫店劇組減少，追星的遊客也少了些，生意只能說不好不壞。

但從明年起，橫店影視城向攝影師收取的押金翻倍至10000元，這勸退了不少攝影師。洛洛正考慮明年收拾家當，離開橫店去別處謀生。

洛洛這幾年親身見證了化妝行業逐漸低迷的時光。她坦言，去年跟新娘妝3000元一天，惟要早上四五點起床且要跟下來一天，自己都覺得累，「以前每周末節假日我都不止賺這麼點錢。」誰知今年的生意更加沒有起色，認為倒還不如跟返新娘妝。

雖說化妝行業短時間不會像演員一樣，那麼容易被AI替代，但影視寒冬的蝴蝶效應，始終會波及這個行業的每個角落。據洛洛了解，由於劇組失業，今年跟劇組的化妝師也走了大半；此外景區酒店因失去劇組客源，房間入住率走低，供給劇組的場地費也開始內捲，「聽說包場一間房一天只需要60元。」

至於未來，洛洛則表示「見步行步」，畢竟許多東西都可以學，她也做好隨時增加賽道或轉賽道的準備。「這裏大家都在轉型，不轉型就沒法生活，就要被淘汰。」



▲橫店某酒店裝潢盡顯民國風，給住客入戲體驗。
大公報記者湯嘉平攝



▶萬聖節期間，橫店影視城酒店房間放有橫店詭混夜通告單。
受訪者小雨供圖



◀橫店短劇拍攝海報隨處可見。
大公報記者湯嘉平攝